

诚实地写作

祝 勇



回首我的文学历程，我发现自己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书房里度过的，读书、查文献、写作，成为我生命的主旋律。我觉得我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人，生活简单，想法也简单，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没有太多的弯弯绕，也不喜欢心机多的人，不是我智商不够，而是把智商用在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是个浪费。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文字爱好者，我要尽量写好自己的文字，留下好的文本。这是一个简单的愿望，这个愿望只能靠自己去实现。自己不努力，没人帮得了你，再拉人脉、走后门、自我炒作也没用。自己的作品有几分成色，旁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读者的眼睛尤其雪亮，欺瞒不了。所以文字的功夫是内功，是真功夫，是实打实，不是花拳绣腿，这决定了我以一种最简单、也最诚实的态度去面对它，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就像农民一样，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还是好吃懒做、不好好耕作，结果大不一样，骗不了己，更欺不了天。

我很早就对汉字表现出由衷的迷恋。我深感汉字是古代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对中华文明有奠定之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汉字当作一种语言交流工具，任何一种文字都可以是语言交流工具，但汉字不同，它决定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决定了我们文明的走向。假如没有汉字，还有王羲之、颜真卿吗？假如没有汉字，还有李白、杜甫吗？试想，王羲之、颜真卿用英语写书法，李白、杜甫用拉丁文写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月落乌啼、江枫渔火，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有立体的层次，有无穷的魅力。是汉字，唤起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创造性，让华夏文明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从小喜欢读书，是因为那些书是用汉字印刷的，哪怕是外国文学，也是翻译成汉字的。所以我是从汉字笔划转折里去了解世界，去体味人生的。假如没有了汉字，我们的生命可能都无所依托。假如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是另一种文字，汉碑晋书、唐诗宋词就都不存在了，我们的文明史都要重

写。汉字是长在我们身体里的文字，是我们生命中的文字。假如我们的文字不是汉字，我简直不能肯定我是否还会热爱文字。

我在沈阳读中学时，就开始在自习时读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把物理、化学这些教科书衬在外面作挡箭牌。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上大学，作家们的文字给我带来的冲击力，至今犹在眼前。我崇拜写作者，惊奇于他们能够在方寸之间创造一个浩瀚无穷的世界，他们是真正的魔法师。我从不崇拜所谓的明星，在我心里，唯有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才配得上“明星”这两个字，就像李白，因母亲在生他时梦见太白星（长庚星）才有了“太白”这个字（李白字太白），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明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心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哪怕成为他们的十分之一也好。我从那时就开始写作，当然还不能叫写作，最多只能叫写，一直写到今天。时代风云变幻，我心始终如一。

不只一个人说我写得太多了，当然语气各有不同，有奇怪，也有责怪（暗含着量多质就不好的意思）。但没有量，哪来的质呢？一个人吃7张饼，吃到第七张饱了，难道要他直接吃第七张吗？其实我写得不能算多，只是因为每日坚持，从不放弃，所以显得写得多。不妨做一道算术题：假设每天写1000字（这个任务不算重），一年就能写30万字，20

年就是600万字，而我的写作历程，如果从大学毕业（1990年）算起，也起码30年了，至少应该有900万字，而实际上，我的创作量也只是一半，也就是500万字左右。这样一算，就不能说多了。之所以在别人眼里显得多，我想是因为现实的诱惑太多，很少有人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从一而终。毕竟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需要上下求索，许多人等不得，他们要马上可以看见的功和利。创作这件事，与急功近利没有关系，不仅“急”不得，而且也没什么“功”和“利”。热衷于文学者，大多被视为傻瓜。商品大潮一起，上世纪80年代的热闹就不见了，不少写作者作鸟兽散。

择一事，终一生，这在今天成为一句流行语，但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又是何其艰难！我之所以一路写下来，心无旁骛，不能用“坚持”二字概括，归根结底，还是热爱，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汉字所缔造的那个博大、深厚、瑰丽的世界充满迷恋。我无法摆脱它，更不愿意摆脱它。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什么样的现实利益，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好的文字，可以让人获得力量。更重要的是，是写作赋予我们独立的人格。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一个在文字世界里纵横捭阖的王。尽管世俗世界有它的运行法则，连文坛也是一个坛，也有挥之不去的关系网、利益链，但真正的写作者，只能依附于文学本身。

有读者问我，写作什么最重要？我回答了一个字：“诚。”诚，就是诚实、诚恳、真诚。这个字不仅对写作重要，对我们的生命也无比重要。没有了“诚”，就只剩下瞒和骗。在瞒和骗之上，不可能建立一个牢固、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庸》里说：“诚者自成。”所有的成功，假若没有了诚，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当然，三百六十行，并非只有文学创作最为尊贵，择一事，终一生，每个人都有权去选择自己的事业。我在此向所有以诚实劳动换取收获的人们，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里一个被封闭的小区里。她说，只要我们把满洲里放在心里，在什么情况下眼睛里都有活儿。她反而比平时还要忙，面对全市800多名文学艺术创作者，她不停地联络沟通，自己也带头创作，鼓励大家拿出抗疫作品，为广大大市民提振信心。作为一个二级心理咨询师，她深知一些传言对广大大市民情绪的干扰，于是，她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解读市委市政府的政令，发送积极向上的信息。

人们在慌乱中恢复了理性，顷刻间请多朋友各显其能，献出一片爱心。请看，转自满洲里的信息：“店内所有水果及可用物品可捐，有需要的部门可以联系我取钥匙。店内可住人，所有一切都交给党，无怨无悔，24小时接电话……”

这是一位被隔离的小朋友，贴在门外的一封信：“我听妈妈说现在外面的物资餐盒都很紧张，全市民都在筹集生活物资，我和妈妈每天两份饭吃不完，造成很大浪费，非常心疼。请发放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发一份就够了。请奋战在一线的叔叔阿姨保护好自己，你们是英雄，向你们致敬！三小一名少先队员。”

正在哺乳期的年轻母亲白日玛发出求救的呼唤，说她的丈夫在单位值班，她乳腺炎，4个月大的孩子高烧咳嗽，情况危急。隔离期间，不能出门，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瞬间，爱心接力赛开始了，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有医生克服重重困难，把宝日玛和孩子接到了安全的医院，母子很快得到治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是满洲里人，这就是呼伦贝尔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挺起脊梁，守望相助，永不言败！

忽然，我的眼前一亮：“这一次，满洲里集结了蒙A蒙B蒙C蒙D蒙E蒙F蒙J蒙H蒙G蒙K蒙M。”什么意思？原来是内蒙古一个盟市的车辆代码。也就是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整个内蒙古都动员起来，大客车，救护车，各种专业车，排成一条龙，载着医护人员、警务人员、志愿者和大量的急需物资，浩浩荡荡地向满洲里走来了！

有国才有家。在遥远的北方，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热能和希望来了，共产党员走在最前头，正如朋友圈里朋友所说，爱你的人不管多远，都能抵达。那是一股暖流，驱散寒冷，荡涤灾难，就像伊敏河冰层下面那永不冻结的流水，一定会走到春风浩荡的明天。

上星期天突然心血来潮，想亲自下厨，煮一碗闽南特色的小吃“炒米粉”。米粉找到了，却遍找不着炒米粉要放的罐头“香菇猪脚罐”。米粉和香菇猪脚罐是绝配，猪脚罐里有猪蹄、香菇、栗子等原料，油而不膩，味道浓郁，如果炒米粉没有了香菇猪脚罐，将平淡无奇，失去味道！

香菇猪脚罐和香菇肉酱罐是厦门的一家罐头厂生产的两个经久不衰的罐头品种，是闽南人家中必备的罐头之一。无论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都能在闽南人的厨房里找到这两样罐头。

我急忙开车去我们小区旁的一家华人小超市买了两罐。突然想起我已经有半年多没到中国城买东西了。

随着物流的发展和大量新移民的到来，现在买中国食品十分方便。中国超市开在马尼拉的每个角落，中国的小商品差不多都能在小超市里买到。

三十多年前搬到市区外，那时方圆几公里都没有华人超市，每个星期必定要有一次到唐人街的超市采办中国货，大到柴米油盐，小到零食糕点。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来菲律宾时，中国刚改革开放，物资还十分贫乏，能出口的物品少之又少，能出口到外国的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想买中国食品必须去王彬街。王彬街是马尼拉的中国城。从王彬街街道上的一砖一瓦，你能看到一代又一代华人努力奋斗的足迹。王彬街有两座桥，一座叫南桥，一座叫北桥，两座桥上屹立着两座大理石的中国牌坊。桥下的河流是巴石河的支流，河水长年不息流淌着，呜咽着，细说着多少游子的辛酸故事。南来北往，穿梭在桥上的异乡人，多少人跌跌撞撞，多少人磨破了双鞋，多少人飞黄腾达，只有南桥与北桥默默看在眼里。

王彬街是马尼拉华人区最主要的街道。在马尼拉市中心有一片华人区，华人区是马尼拉最大最集中的小商品集散地。这里生活着一群以爱拼才会赢著称的闽南人，许多华人富豪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个地方经常被马尼拉市长炫耀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华人区。每年农历春节，王彬街万人空巷，市长车队扫街游行，派红包，送甜粿（年糕），中国城成了许多菲律宾人和游客的打卡地。

上个世纪不管你生活在马尼拉的哪个角落，想买中国货、中国食品都必须到华人区采购。王彬街长度不及二三公里，窄窄的街道，中餐厅、中药店、中国超市、国货店、金店等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小中国！

那时我住在叔叔家，离王彬街只有几步之遥，常常到王彬街溜达。王彬街是菲律宾政府为纪念抵抗西班牙殖民

味道

东 晓
(菲律宾)

统治的华人民族英雄王彬设立。矗立在街头的王彬雕像，是一座凝固的历史，见证着菲中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

出外的游子，身处他乡，总想找寻心灵的慰藉。上世纪80年代时，王彬街有两间电影院，一家叫亚洲，一家叫东方，两家电影院长年累月放映着港台电影。那时电影院不清场，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从早上看到晚上。那时放映的港台文艺片我都看得滚瓜烂熟。像林青霞、林凤娇、胡慧中等大明星，梦中都能叫出她们的名字。

街道的中段有一家中国餐馆叫东亚酒楼，那时菲律宾的华人时兴到东亚酒楼喝茶，星期天早上我经常陪叔叔去喝茶，那时我才知道人们常邀约去喝茶，原来不是纯粹饮茶，而是品尝广式点心。那时菲律宾的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许多港台歌星都来马尼拉“走穴”，邓丽君、费玉清经常在东亚酒楼驻唱。那时囊中羞涩，听名歌星唱歌不是我们初来乍到的“大陆仔”所消费得起的。买不起门票，只能买唱片回家慢慢欣赏，就这样音乐的细胞在我的心头萌发。

桂香园是我经常光顾的一家闽南小吃店，经济又实惠，那里的咸饭、牛肉羹、四物鸡等家乡小吃一直让我的闽南胃得到些微的慰藉。

街道间有一家华文书店，叫新疆书店，那是我的最爱，那里卖的书都是台湾和香港出版的繁体字书，从那里买回的书籍，让我慢慢地认识了繁体字，也慢慢地喜欢上了文学，有了提笔创作的冲动。

记得暑假时，为了打发漫长的暑假，我报名参加暑期国画班，国画班的老师都是台湾来的。在国画老师的指点下，许多同学对中国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画社，叫青松国画研究社，经常举行展览，在华侨社团小有名气。国画所用的毛笔、墨、宣纸和颜料都是在新疆书店买的。

如今华人区的电影院早已关门大吉，书店已不见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拔地的高楼。只有南桥与北桥的牌坊依然坚守在古老的中国城，默默注视着南来北往的异乡人。

伴随着生活轨道的变迁，许多生活在华人区的华人搬离了中国城，搬离了唐人街，但王彬街依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时不时要到王彬街走一走，看一看，买买国货，尝尝美食，对这条街道始终充满着浓浓的感情。

不管你几岁出国，离家多远，那个胃永远被家乡的味道紧紧牵引着，就像这碗炒米粉，如果没有了香菇猪脚罐的配搭，将失去它的味道，失去它的灵魂。

细细的米粉，就像一条白色的时代光纤，它一头连着故乡，一头接着千岛，它传递的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恒久不变的味道！

以灯为伴

陈天敏

灯，繁体写作“燈”，从火登声，本作“登”，古义为“置烛用以照明的器具”。人类制作的最初的灯也许就是一根树枝燃起的火。为了让火光持续的时间更长，人们学会了制取燃料。但火怕风怕雨，所以人们又用罩子把火保护起来。

灯与火，带给人的既有视觉的光明，也有触觉的温暖，所以又黑又冷的晚秋与寒冬尤其离不开一盏灯的陪伴。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叶子由青到黄，头发由黑到白，树与人对照，鲜明的色彩背后是一种斑斓的悲凉。而雨与灯，一内一外，一动一静，写尽了寒夜的凄楚。下雨的夜晚，连可以寄托情怀和思念的月亮都藏起来了，如麻心绪便只能对一盏灯倾诉。不禁想起唐代另一位诗人白居易的句子，“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客居漂泊，灯就是旧友，就是过往，就是梦里出现一千次却总也回不去的故乡。反之如果有人相伴，共剪西窗烛，在淅淅的雨声与幢幢的灯影中闲话家常，那火光暗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那个聊得来的人还没有来，只要心中有所期盼，“闲敲棋子落灯花”，百无聊赖中至少还有一丝生趣。灯在中国人心中是有生命的，能开出花来。

当灯真正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仅仅提供光亮是不够的，还需要好看。于是灯具变得越来越精巧，有些灯的审美价值甚至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古人专门约定一个日子来赏灯。如果说八月十五是属于月亮的，那正月十五便是属于灯的。“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沐浴在甜美爱情中的人不仅有花市的灯相伴，还可以以月为灯。灯光柔和，月色朦胧，即便在今天，也是多少人求而未得的安稳宁静。灯明灯灭，月圆月缺，也是对人生起落的一番回应。

小时候周围人家用的都是同一种灯，灯泡梨形，灯头连着电线，电线另

一头的简易开关固定在墙上或者房梁上，用一根细绳子拴着，每次开关灯只需拉拉绳子便可。曾经有一个谜语的谜面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这一场景：屋里有根藤，藤上结个瓜。一到太阳落，瓜里开红花。

那时停电是常有的事，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屋里常备几根蜡烛，而一粥一饭都要算计着的家庭选择的是燃烧时间更长更省钱的煤油灯。往旧墨水瓶里倒点煤油，把布条塞在白铁皮做成的小管子里插到煤油中，一个简单的煤油灯便做好了。停电后夜里无聊，我们姐妹围坐在灯前听大人讲一些奇闻怪事，若是有人趁机拨弄灯芯，墙上便出现可怕的样子，吓得人不敢去睡觉，心里只盼着煤油灯能多点一会儿，熬到天亮才好。若是摸黑走山路，又没有手电筒，乡人们便将干枯的竹片树枝扎成一把，用火柴点着后当作灯。慢慢地手电筒普及了，有些年纪大的人仍然选择打着火把赶路，据说火可以把路上的蛇吓跑。

现代社会，灯集照明、取暖、指示、导航多种功能为一体，家里有吊灯、壁灯、台灯，出门有庭院灯、景观灯、草坪灯，小到居室布置，大到市政规划，灯无处不在，黑暗中有多宽广，灯光就有辽阔。黄庭坚在《寄黄几复》里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是雨是晴，有灯相伴，定会多一份从容和坦然。



朋友圈里的满洲里

艾 平

在我书房的窗外，是清澈的伊敏河。200公里之外的边境城市满洲里，是伊敏河连接额尔古纳河、水流千里归大海的地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的思绪会每每脱离读书写作，跟着这条河急切地奔流。我的血液就像那伊敏河冰面下永不冻结的暖流，时刻连接着满洲里的脉动。

满洲里地处中俄蒙交界，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所在地。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来自境外的病毒输入，使这个原本美丽安详的小城历经劫波。2021年11月26日，口岸换装作业时由于进口货物携带德尔塔病毒，导致物传人、人传人。满洲里成了中高风险区。我所在的呼伦贝尔首府城市海拉尔，也实施了严密的防控举措。我不出门，在朋友圈里急切地关注着满洲里分分秒秒的状况。

确诊病例在增加，每一个数字都重锤一样落在我的心上。

学校停课，商场停业，存在风险的小区一律封闭，医务人员、警务人员、公职人员和志愿者冲在防护第一线，密接者和次密接者，毫无怨言地居家等待希望之光，市民们在冰雪地里排着长队，依次做核酸检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护自身安全，就是顾全大局，就是责任和义务。

满洲里！满洲里！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都向满洲里投来关切的目光。

然而，朋友圈里原本很活跃的几位朋友却开始静默，甚至当我关切地发问：你在哪里，还安全吧？都没有回音。

他们在哪里？海拉尔区医院护理部的护士长郑慧颖，是我的忘年小友，她美丽，单薄，喜欢文学，喜欢诗，在平常生活中，是一个文质彬彬轻声细语的女子，一举一动总是使人想到春天里绝尘的花朵，你很难想象，在危难当头时她那无比强大的担当。正是这个柔弱的女子，作为呼伦贝尔援助武汉医疗队的成员，她离开孩子，放下父母，在湖北荆门的隔离区病房，以超人的心智和勇敢，一直坚持就是36天。她依托精湛的专业技术和顽强的毅力，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回到海拉尔之后，每次出现新冠肺炎患者，她总是说，我有经验了，要第一个上岗。此刻，我知道，她肯定在最艰险的病房里值守，不要去打扰她，我最坚信，在云开日出的时刻，那朵柔美的春花，会光彩熠熠地走向

我们，依然年轻，美丽。

我的老朋友格日乐也没有消息。格日乐是原呼伦贝尔市纪检委副书记，早年在保卫国家森林资源的战斗中，多次立功，曾和任长霞一批荣获全国十佳女警光荣称号。他们家有4个警察，除了她，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也是警察。此时此刻，孩子们都投入到了抗疫工作之中。作为一个老警察，一位心胸博大的草原母亲，我知道她一定不会置身事外。果然，我把电话打过去，她马上告诉了我孩子们此时在第一线的情况。她一如既往，不仅在家中给前线的孩子做好后勤，照顾好两个孙辈，同时担当着孩子们的精神砥柱。草原上有一句话：额吉在蒙古包门前瞩望，孩子的骏马不会离开太阳。格日乐的二儿子在疫区水上公安岗位任职，每天面临急难险重的任务，格日乐期望他在赶考的时刻，得到更多的磨炼。她一天一个电话，讲共产党员在严峻的时刻，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实干精神、科学精神，并随时向儿子传授应急工作的具体经验。她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在她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英姿勃发从容坚强的森林公安局女局长。

扎赉诺尔区文联主席李满红，满洲里文联副主席于志超，你们在哪里？当我为她们的健康安全焦虑的时候，朋友圈传来了消息。年轻的李满红是老文联了，10年来，人们只看到她有声有色的工作成绩，看到她脸上永远热情洋溢，看不到她锲而不舍攻坚克难的种种不易。此刻，她正在第一线指挥文联机关干部全力投入抗疫大会战。谁知刚刚从冰天雪地里回到家，冻僵的身体还没有暖和过来，小区就在这时被封闭了，她得知自己是一个次密接者。同在此时，她的副职年轻的张媛媛，刚刚结束了4个小时的路卡执勤，正滞留留在寒夜里，又冷又饿。李满红赶紧抄起手机，四方协调，终于得到帮助，辛苦张媛媛顺利回家休息。从此，手机就成了她的方向盘，她用居家的方式，带领着扎赉诺尔区的文学艺术队伍，推送专题文艺作品，为抗疫呐喊加油，一刻也没有停歇。算起来，从年初到现在，她站岗执勤，做志愿服务，已经坚守了100多天，她在语音通话时对我说：“必须咬牙挺住，胜利见！”

一个酷爱文学的女青年，我想这样说于志超，她不会有意见。于志超就居住在满洲